沈氏弋說

沈氏弋說卷之六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登武侯拜風臺說

予自黃州歸舟阻東風不前舟人指點此山有拜風臺因登眺謁武侯遺像而言曰曩者火攻操賊侯所祈者東風而今困東風矣赤壁之捷侯績居多而吳史誇爲瑜有陳壽因之掇昭烈傳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曹操傳與備戰于赤壁不利武侯傳孫權遣瑜肅率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操概可知巳方孟德下荊州時視彈丸之吳如拉朽吳君臣計無復之爲迎

降之策武侯激以大義權始拔刀斫案奮怒蛙之氣委心聽命于劉豫州而惟其所爲此時吳蜀同心瑜肅與武侯協謀共濟正大易所謂斷金成城時也鬼神猶避跣焉而天豈違之哉以故風師助順一迅掃而百萬檣櫓盡灰于祝融蓋精誠之所孚格天意然也古來人定勝天者劉昆反風而滅火耿恭拜井而得泉光武渡河而氷合文翁拔劍擊江神而迴復遂平王尊執

璧當金堤而水波旋却吳越武穆王錢鏐強弩射潮江水爲東白沃史君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精誠之極天不自用而爲人用何疑于武侯也哉說者謂武侯曉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以决勝有之乎然或不專恃乎此

登黃鶴樓說

樓冠于武昌城東負崗臨流簷楹三疊鵠峙而翬飛雄壯峻聳如虬之有角洵江漢巨觀哉第扁聯無一佳者碑雜出皆時筆也其一爲純陽呂祖詩詩曰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湄衷情欲訴無人會只有淸風明月知夫仙家逍遥自快何所不得意而欲訴其衷情哉訴者控也人有憂則思控仲尼曰仁者壽又曰仁者

不憂壽矣而憂端不如儒之速朽也呂詩眞耶僞耶樓之最高處呂祖像在焉不應有僞旣而憶世尊云我于過去世曾作忍辱仙人將汝汝乎辱之不免而奚翅憂及之哉是以三教聖人各有不解之憂堯舜猶病吾儒之憂也如來發四十八大願釋家之憂也衷情欲訴道家之憂也特不知其所訴者何情耳楚中人爲予言斯樓不戒于火門建纔十餘年曩時祝融之後規

有感

制遺忘有童子搆小式以獻宛然一黃鶴樓也二千石喜極卽任爲大匠樓成忽去無覓其公輸技癢現身乎予曰唯唯予不敢以齊東言概天下也敬述之百世之後斯樓如故斯言豈欺我哉

好結撰

登赤壁說

夫山川之奇絕者多矣赤壁獨著非孟德周郎曾治兵于此耶乃吊古戰塲文皆不明言其地何也自坡老遊赤壁有前後二賦而後人或鏤諸石或圖諸屏或嘲謔于伶優之舌雖童稚婦嫗以及厮役之賤莫不知有赤壁而赤壁遂爲我輩几案間物予適黃過之躡蹬而上低佪于荒臺圮閣之墟悼蘇公之所悼而蘇公之丰容

笑語邈不可尋即堂榭猶存已非初矣江濤之深淺洲渚之出沒不知幾變遷已惟風月不改疇昔長爲赤壁之伴嗟夫有朽者有不朽者陵谷易位安知赤壁之不淪爲澤乎此朽者也赤壁賴賦以傳與風月俱無窮此不朽者也而萬物等盡則不朽亦同歸于朽要之赤壁洵佳勝然無甚奇絕特以蘇公舊遊之地又二賦動人故耳而蘇公之有取于赤壁非擇也三載居黃

如南越王所云此中無可與語者。坐客不擇高下恣情諧謔乃至疆之說鬼其無聊極矣此時江濱落莫無處盤桓而寄興于赤壁非眞目爲殊異而癖嗜焉者賦則借以發其無限之感如鏡花之不可把捉世之人未覩赤壁者不知其若何光景旣覩者陽浮慕而陰實疑之。却似癡人前說夢矣。

長卿再七○另有一赤壁在蕲圻山水佳勝而

長公所遊黃州赤壁曹兵未嘗到此猶杭州潁州俱有西湖不獨黃也

借荆州說

荆州者巴蜀之門戶也進可以圖中原退可以保巴江劍閣之險吳失之不甚關切在先主則要害吃緊必爭之物也吳始聽魯肅計以荆州借備未爲失策蓋資其羽翼之力合從拒操非得巳也巳而赤壁戰勝成鼎足之形則吳之視蜀緩急不足倚奚貪夫僻國而借以上游之地蜀之視荆州如人之有咽喉非此則周身之脉

絡不通此特關羽周瑜錯處南郡憚操而不敢相圖操雄威蓋世頗欲遷都以避羽鋭豈其情哉不過示怯以驕之耳而羽果墮計誅吳令絕吳婚岸然有弁髦江東之心而呂蒙之陰謀始售蜀之終于蜀也亦孔明過慎之故也彼金注西蜀惟恐失之而委羽以嘗聽其得失而不爲之備勢孤而無援所以守蜀者何密而防荆州者何疎也孔明與先主所慮者操耳羽所角者

亦操耳不知有吳而操猾虜也知荊州爲必爭之物假手于吳以斃羽則孫劉之隙搆必不能掎角而窺中原而吾可徐議改玉之事矣吾爲先主計據荊州之雄以窺許洛所得他郡縣厚以償吳而修睦如故吳有操在欲保有江東不得不存劉以爲脣齒如是則操可圖也初操聞權以荊州借備方作書落筆于地正恐其據荊州之雄以窺許洛如子所云也若知其五月渡

瀘陸沉于劍閣亦不必驚怖如是噫豈以孔明之智而獨昧于此哉則過慎之故也雖然庸愚如後主而閉門足者且三十年使非蜀道崎嶇何以能苟延也

黄聖孩先生評○作書落筆操非慮劉之終有荊州所慮者吳蜀之合耳及荊州爭而吳蜀分操得高枕受利始知魯肅終始為得策也

畜作人語說

晉惠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遂還犬曰歸何早也唐左軍容使嚴遵美忽得狂疾手足舞蹈家人驚怖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由他路岳相所乘馬言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夫畜安能作人語哉不過如師曠所云石不能言或有物馮焉之意耳戰國時孟嘗君之客能為雞

鳴晉時送王仲宣之葬者赴客各爲驢鳴嗟乎馬牛犬猫之作人語者洵物怪而人之爲雞驢鳴者亦人妖矣

駁晉人了語危語說

桓南郡與殷荊州顧愷之共作了語顧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沈子曰噫燎原之火洵靡有孑遺矣儻松栢蒼翠雨雪紛紛雖烈焰無如之何則火燒平原無遺燎猶未了也夫人生平洵定于蓋棺矣儻

報怨者啓墓而鞭屍殛奸者斲棺而梟首則白布纏棺豎旐旐猶未了也魚鳥還其故鄉洵適矣儻釣者出之重泉之下弋者落之層霄之上則投魚深淵放飛鳥猶未了也然則何時是了。菩薩永不墮輪迴此之謂了語也邪術有吞針者正法有折刀者則矛頭漸米劍頭炊猶未危也吐納導引之流齒落更生髮星再墨則百歲老翁攀枯枝猶未危也孺子將入于井幸遇怵

惕惻隱之人忙來拯救則井上轆轤臥嬰兒猶未危也然則何等是危即參軍所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安知此夜無月又安知此馬非熟遊之地而詫以爲危乎兀朮破汴偏臨安正心誠意獻君王此之謂危語也

黃聖孩先生評○大趣

徐楚白先生評○危莫危于正心誠意了莫了于大風覆舟有此危故有此了

形神重輕說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巳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乃愈由此觀之形完而神損者生可死也安金藏引佩刀自剌以白皇嗣之不反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武后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捄納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由此觀之神

完而形損者死可生也形神果孰重而孰輕也
是以眞人遺形而後神超老子曰吾有大患爲
吾有身蓋形之爲累也
長卿再弋○尚父既挾此奇術何不以治丁侯
者施之于紂而顧煩整旅哉安金藏就醫于外
可也而武曌輿致禁中意欲何爲

仙說

世俗所傳神仙惟呂洞賓最著以其發度世大願混入人間幻化不可測耳洞賓三舉進士不第遨遊江湖遇鍾離雲房受延命之術得金液大丹之功又遇苦竹眞君傳日月交并法遇火龍眞人傳天遁劒法年五十道始成號純陽子唐咸通中舉進士第時年六十有四昔漢武有云使吾得如黃帝棄妻子如敝屣夫然則人主

之所深願而難得者仙也純陽子業已仙矣謂宜薄天子不屑爲而何有于一第哉唐之樊若水射策不入彀遂爲嚮導以賣國黃巢累舉進士不第因舉兵犯順又有願知制誥一日雖死無恨者予嘗怪其癡迷以今觀于純陽子不足怪也他念可灰功名富貴之念難灰此障不破即歷千萬刼終須輪轉墮落純陽子合下了此蓋省事法也當時雲房凡十試之而後授以輿

訣竟不及人世利名之事亦穩知此障難破必須從這裏走一遭耳

主司不明之罪甚于不公說

世之治亂由士風士風之端涯微懸未必盡係于文章而舍文章則無從核也言者心之聲文不成章其胸中多蔽動履安得條理發之事業必不光大以故衡文之職甚重不公者十私一二所得八九猶眞才也不明則萬選萬錯幸有不公之一途玉石混收龍蛇雜進眞才猶得以僥倖不明而又以至公行之則士子無噍類矣

今之不明者動輒自解曰吾至公也此心天日可表諒之者亦曰彼至公也不採譽不狥薦而不知至公最造業最害事也主司之品太上至明至公其次明而不公最下公而不明不明之故有二或其出身之初從時墨中勦襲掇拾未嘗細討于先輩矩矱而以舊日自巳帖括繩士如夢如寐或原屬名家而簿書迷亂去文字之道日遠執筆閱卷如醉如狂斯二者皆當自揣

不辭職以避賢路即寄聽于共事之中與高明者虛心斟酌庶無大謬

聞子將先生評○快論但恐主司避最下考只除去公字耳沈子日不明之人肯除去公字福德無量多所饒益

白少傅四友說

樂天自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香山居士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可見古人之友其蹊徑各別不如今人之混也以予論之不但是非心太明則交廢求備心太猛則交亦廢故寬洽者可以爲益友戇直者可以爲諍友恢諧者可以爲談友光正者可以爲畏友伎巧者可以

爲吴友慤而有謀者可以爲解紛之友貴而有品者可以爲護法之友富而有致者可以爲通財之友高才而不忌者可以爲延譽之友多能而不拘者可以爲代勞之友神情飛動意氣慷慨者可以爲助興之友飲食豐潔臺榭高華伶優精絶者可以爲燕適之友因材定交採其長不計其短則交道自弘若混而施之譬以杖作几以鎖代耒以馬司晨百無一效而今之人囟

終隙末皆厥初混施所致也說者曰是數友寔難爲白少傅友則尤難予曰不然少傅詩成輒誦之老嫗老嫗能解方脫槀示人則爲樂天之詩友者尚易況酒友山水友與空門友哉今人責備求全爲友者日以難耳

冒濫相知

今人動輙曰相知相知相知談何容易推食解衣扶危拯困名未揚而爲延譽行旣玷而爲匿瑕是相厚非相知也慶吊不缺于往來問候不隔于朝暮莫逆而緩急誰恃交驩而臭味不投是相密非相知也門戶孤立不得不望助而求援炎凉難堪不得不趨勢而附利是相結非相知也兩無所與而各伸其情他有所懲而勉盡其禮

非敬非非愛若厚若親是相與非相知也面目不甚習而觸發時恍惚記憶姓字巳久忘而邂逅處彼此寒温是相識非相知也相知如何我知彼彼亦知我如張超之于臧洪卜其來救陸抗之于羊祜決其無酖是也張元伯臨終以不得見死友范巨卿爲恨于夢中告以亡辰葬期喪發引而柩不肯前見巨卿縞素號哭而來爲之執紼柩乃得前支道林于法虔歿後精神賈喪

風味轉墜踰年而殞比于管鮑牙期交情更篤

交道更稀若是而稱相知嗚呼庶幾

泥𤍠回先生評○自功名富貴之習入人膏肓

而相知二字難言之矣可爲太息

竹林七賢

七賢乃世俗標榜之稱非諸子所以自命當時俊傑固不止此也嵇叔夜品邁千古晉人中不可多得然因其誅而以明哲保身少之非也或痛其寃而謂格調超阮嗣宗山巨源上亦非也王戎劉伶阮咸無大過人處而至可鄙者向秀應討入洛在康受誅之後經康舊廬感笛聲而作思舊賦贅矣李溫陵所謂七賢中最無骨頭

者確論也然何以得列七賢之數葢有說焉世

有根器凡庸而知所嚮往者不屑與光塵爲伍

每每依附名流如蔓草之倚喬松竊人意旨所

爲而摩其似時而飾爲節俠時而托諸坦夷槪

以微巧動人而寡識者偏喜其與己合雅量者

亦混而收之以爲同臭味而不核其眞向秀之

于七賢是已晉史稱嵇康與向秀共鍛于大樹

之下相對欣然傍若無人想當時秀所最注意

者康耳康才品丰神爲竹林領袖秀不得不倚以爲重嗟乎管幼安華子魚霄壤矣而管不絕華豈竹林之傑而不能容一向秀哉

長卿再弋○或云向秀若僅依附嵇康康亦不容秀矣倘別有長處不可知不得直頭抹殺予謂若有長處晉史何以缺焉

賢不肖相遠

南唐嚴續嘗延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倂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爲濡筆之贈韓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畧不道其事業續封還尙與改竄熙載悉返向日所贈而去陳壽將爲國志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沈子覽此而嘆曰嗟哉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紀僧真得幸

於齊世祖請曰臣本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造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

得此副急淚手曰我爾曰自哭亡妾耳沈子覽
此而笑曰怪哉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

蜀道難

昔人稱仕路難于蜀道以予觀之蜀道之難在山川不在風俗仕路之難在塞稱不在遭逢何也西僰夜郎古不賓之地相如以一詞臣開曉之遂關沫若徼牂牁聲施至今則是遼遠于蜀者尚顧化之易然蜀在三代固已稱冠帶國乎武侯以嚴治蜀民情宜怨而不宜思迺玄宗幸蜀士女遮道出觀衣巾皆縞歷魏晉五代以至

于唐幾社矣猶然爲武侯服喪李石奏對延英言蜀中元日百姓詣佛寺先拜故劍南節度使韋高圖像然後禮佛故老云方稅重令公輪年全放恩深于蜀今無此惠澤追思益切夫孔明鳳翔洵有遺愛而蜀中風俗之厚已露大凡彼劍門巫峽之險失足者百不一焉故曰蜀道之難在山川不在風俗也士大夫指宦遊爲畏途特患得患失之見耳得失心輕時時有拂衣掛

冠之想任他城府荊棘見我手足無措彼蓋以我之不要做官爲孟浪人也而彼要做官之人誰肯投珠彈雀將封妻蔭子鄉賢廟祀之身與我爭勝負于一擲乎然非眞以義命自安必不能有此痛快至于做官自一命以上各有職司文法掣肘不能如意民情土俗不能調適一日無功則一日素餐一時無勞則一時素餐令有令體守有守體監司有監司體等而上之各有

體要之當持者內典云大臣享高爵厚祿而無功德及民當食牛報觀此則軒冕眞是桎梏故曰仕路之難在塞稱不在遭逢也

方外方內

夫人遊方之外者乃可遊方之內即如東方朔詼笑武帝之前夷然不以爲意佛圖澄與石氏父子處不啻狎鷗李長源立肅代德猜忌之朝去留自若眞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者乎蕭何郭子儀非不善保功名而斤斤自完如置身于頹垣朽棟之下惟覆壓之是虞智術豈不足哉遊方之內故耳若方朔輩與人主爲嬰兒歳月追

隨寧無齟齬矛盾之處而人主諒其無他腸依
依不忍捨棄所謂嬰兒詈人而人不怒者非耶
神龍遊戲于靈潮吞吐變化惟其所之與鴻鵠
高飛雲端遠繒弋之加者自異以是而律陶朱
子房又超而上之矣

君臣情誼

晉明帝疾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禕乃石崇妓綠珠妹也有國色善吹笛將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無言吏部尚書阮遙集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偽爲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韋綬在翰林唐

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韋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値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古君臣之間相愛敬如此三代而下體統凋絶自秦始深居稱朕禁不聞聲而情誼寖以疎薄然秦風旣見君子並坐鼓瑟又何褻也相褻必至于相陵相陵必至于相睽司馬門三日不報情誼之不通也秦用夷法非所以訓後世鑒其敝而刪去苛禮以通上下之情至宋太祖

猶能雪夜幸普宛然家人父子之風而宋儒顧謂魯不當用禘夫周公以元聖位冢宰又叔父也負扆而朝有年矣即以王禮饗固宜成王何爲而不當賜伯禽何爲而不當受特季氏僭之非耳問禘而曰不知曰不欲觀聖人自有微旨豈是之謂乎刪詩而列魯頌于商周之間寧無意耶陋哉宋儒之見其猶仍秦之餘習而并不聞晉明宋武唐德之風者也

宋儒妄議孔子

陳恒弑君沐浴請討蓋明知其不行特借此以懼三家耳胡致堂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此時仲尼業已告老致仕權不在手安得有兵卽見爲大夫而先發後聞置哀公于何地是仲尼以叛而討叛矣宋儒議論苛刻不減申韓而此言尤屬放誕卽如朱晦翁當代巨儒而列王安石于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誣蘇文忠公謂

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蓋文忠上神宗書指程頤爲姦邪小人犯洛黨之所忌故耳不特此也秦檜以和誤國而晦翁稱其有骨力岳飛以忠受戮而晦翁譏其太橫譏其直向前厮殺然司馬温公著通鑑有丞相諸葛亮入寇之句晦翁駭之而著綱目則晦翁于宋儒中號有識者猶尚如此近世學究莫不謂宋儒精于理學而不知其是非顛倒乃無忌憚之尤者即仲尼大

聖猶且不免況其他乎語云釋誤則羽老誤則毛夫儒誤則何如哉

聞子將先生評○文定傳春秋專以尊周爲主其曰先發後聞謂魯先發而後聞於周也孔子不請於周而請於魯故作是回護耳渠自有全篇晦翁節取四句大略往往動後人之疑雖然孔子舉動似不必宋儒回護也

文章節義

造物忌全予其角者奪其齒多其足者少其翼故黍稷之屬華而不芳蘭桂之倫馨而不實兼之者蓮也桃杏無香梨李無色梅無味皆不及蓮故有並頭之瑞有九品之尊植物如此人亦有之文章節義相兼者千古不多幾人在春秋爲季札在戰國爲屈原在漢爲諸葛孔明在晉爲稽叔夜在唐爲駱賓王在宋爲蘇軾皆無可

置議者此外亦非予所知

元祐黨籍碑文姓名說

宋熙寧間黨分爲二。王安石用新法而司馬光等排之相角不下及光歿而其黨又分爲三。有洛朔蜀之門戶蓋以地言也。而當時人主切齒植黨勒石志之則以爵爲次。夫宋去今未千載而其人湮滅不傳者多矣尋蒐而備載之以俟後之君子覽焉其詞曰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

命有司覈考罪狀第其舊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黄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馮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叔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叔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衛鈞　兗公適　馮百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侯正

許堯輔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望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煇　宋壽岳

王公彥　王友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督　董詳　楊瓌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梁儁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湯馘　司馬康　朱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奕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史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枯　虞防　李朴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淋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衮　洪羽　趙天佐　李沂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鍔　蕭刓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綡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旅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珖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壽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閻守懃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
說曰士大夫處亂世未有獲免者也倜儻如子
瞻或觸時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貫罪他可知
已然予有疑焉韓琦富弼歐陽修范鎭趙抃程

顥皆以議新法能去李師中謂安石眼白似王敦呂誨唐介馮京亦忤安石而不列黨籍之數呂公著韓維初時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膴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黃履計番籥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而皆得與黨人之林是非何矛盾歟以今揣之置韓

富歐范等于度外者蔡京之公評也不貸章惇輩小者蔡京之私怨也則夫漢有耻不與黨之徒未必皆賢而超然評論之流未必皆不肖矣元祐黨議云亘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脉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然則予所疑者卽蔡京亦自知其矛盾矣石工安民當鐫碑泣曰願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豈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耶

黃聖孩先生評◎寬富韓諸君子以假公而入
章惇羣小以釋憾奸人之術類如此

俗不須醫

天地間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不俗則孤孑而無徒俗則和同而易與狀貌俗觀者以爲有度焉議論俗聽者以爲有識焉腸胃俗窺者以爲有養焉摘詞而俗取青紫如拾芥治家而俗積金穀如聚塵居官而俗名不掛于彈章居鄉而俗宣廟一塊生豬肉死去受享器具而俗適市者翹値以售燕會而俗設糖餅五牲唱弋陽

四平腔戲賓以爲敬閨圃而俗卉木比耦石獅尾獸松塔栢毬遊人解頤嘆未曾有寫字而俗姜立綱法帖一熟胥史衙門作畫而俗汪海雲張平山等筆肉眼珍收（不啻肉眼）重于石田伯虎諸俗未易殫述而總之有一俗有一俗之效驗裨益我故曰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也昔人云俗便醫不得夫涉世惟恐不俗耳既俗矣何須用醫世人生長于俗而以俗爲諱爲誚魚遊于水而

忘其功躍冶之金造物且以爲不祥矣或曰子憤世而狂言耶予曰予非媚世之鄉愿何以惡聞狂言

長卿再弋○雅俗對看特是一解而俗之得名原從光塵中來故曰世俗曰時俗曰風俗曰習俗曰流俗曰易俗曰從俗而又有惡俗美俗之別夫繫俗于美之下則俗非不美之定稱也聖人化誘愚俗就大節目處論細微則聽之故君

子之服也鄉魯縫掖宋章甫卽聖人亦不免于俗近世之巾低至四五寸未幾而高尺餘袖倏小倏大卽不佞人所目爲立異者亦不能不俗也俗便脫不得世人說他頗僻不恨若說他俗則人人切齒以故商賈不安于筭盤稱說詩書自附斯文章縫不安于頭巾縉紳不安于紗帽譚禪講學自謂有韻逃俗而反得俗殊可矜憫夫古今人惟狂狷爲不俗耳春秋時衞侯效吳

語誹驅迫之使然此之謂不俗而俗也賤莫賤于沒骨力此類是也予舉以諷世之爲衛候者

徐楚白先生評○人日長一日則俗氣日變一日做秀才則俗而酸居官則俗而臉林下則俗而鄙矣如何是醫俗良藥

玉山主人對問說

孟后之廢也鄒浩爲諫官曾公亮孫誕與浩善三貽書勸浩力請復之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設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大畧咎其不能見幾而以需獲罪方徽宗廢孟后時天下孰不知劉賢妃之將冊立也緩而至于四年之後是人主亦知畏清議也浩能蚤見而苦詞感悟必不至陷君于過卽諫不行亦不至獲罪若是酷以

爲老母憂誕之意蓋如此當時田畫王回曾誕皆高士莫逆于浩而畫聞廢后之事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又有咏墨子詩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亦爲志完而發及志完諫立劉氏藉王回一激之力而誕猶且譏之由斯以觀浩蓋不信于友矣君子信而後諫不信友焉能信君浩豈眞頑且懦哉浩不過爲講道學所誤耳講道學之人不曰翹君之過

非厚道也即曰有老母在浩蓋動而掣肘不得自由其受病之根在此而田畫王回曾誕未之知也張浚有言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而以予較之陳瑩中有術鄒志完無術何也瑩中取士前五名悉取談經純用荆公之學者後以博洽稽古之士綴焉蔡卞雖積忿無隙可乘而志完諫立劉氏被謫還朝後帝索其稿巳焚之矣退告瑩

中瑩中曰禍其始此乎蔡京果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浩遷衡州別駕再竄昭州陳瑩中諱瓘兩人伎倆胥壤誠樸之于頑敏懸矣使曾誕而知志完之深也玉山主人對問可無設矣

兩及吾門說

昔張師德兩及王旦之門且語人曰可惜張師德吾每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其兩及吾門也狀元及第所爲如是使無階而入者又當何如耶夫以狀元謁宰相據世俗言亦未爲諂而旦深鄙薄之何也蓋古之時相權重相禮亦尊王荊公執政有乞以天下計專聽相公區晝罷一切異議者郭祥正也有請以殊禮

待宰相令子弟爲樞密兩制京師賜宅第者鄧綰也有因其始封舒又倖舒遂于舒州築傳邑亭者李師中也有曾詆熙寧新法難行忽作巷議十篇極力贊美者吳孝宗也有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者肇申也秦檜洗政獻詩者僉曰元聖韓侂胄執政上書者呼爲我王此皆宋室事也王旦安得不爲張師德惜哉然亦存乎其人耳五代時馬胤

孫號三不開相公入朝不開印見客不開口歸宅不開門安得有貢諛私謁之人即以宋論王珪之相神宗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論目爲三旨相公夫然則高門且開流水絶軫雖羅雀可也

戲作秦檜詰韓侂胄說

侂胄擅權十四載怨毒盈于內外乃借恢復之美名爲善後計于是用陳自强蘇師旦爲腹心爪牙而辛棄疾鄭挺鄧友能之徒進追封岳飛追奪秦檜挑釁首禍興師伐金拒丘崈之直諫竄華岳于遠方未幾而程松逃歸吳曦降虜郭倪李爽皇甫斌相繼潰敗兩京兩河震撼失守行成之使相望于道金人求首禍之臣中原函

侂胄之首賫送軍前其時秦韓兩太師邂逅泉下檜曰噫汝不恐豎儒之笑駡生事邊疆兵連禍結竟喪其元悲夫侂胄曰吾非拙于謀身也不得已而祈自解免耳檜曰噫夫固寵亦自有法外挾驕虜以要其上豕突而來鳥散而去來則人主倚我為重去則人臣莫與分功操縱惟吾權由獨制故身安而祿位無恙汝其自取乎侂胄曰君子不以成敗定是非爾時有李綱宗

澤岳飛韓世忠吳玠等在不用以恢復而和議是主成中原積弱之勢爾則負國予不負也檜曰噫和親匈奴自漢高帝用劉敬策已然矣元帝因之明妃青塚千載貽恨夫夷夏連婚所傷實多不若賂以金繒于國體猶未玷也嗟乎嗟乎是非原無定衡陳湯之功黜自石顯遂以為妬能忌才郝靈荃之賞抑自宋璟卽以為灼見大體我本朝澶淵之役寇萊公亦主和不主戰

范文正公經畧西夏亦不主戰而主和和非于芻議也世無罪寇范者而罪予是非何常之有且所謂和者力足以戰而和則爲包荒力不足以戰而和則爲懼怯置李綱諸人于度外以有用爲無用乃所以善用之也佹胄曰二帝蒙塵豈臣子言和之日事勢與寇范大異烏得藉口自文檜曰戀戰則二帝必不能生卽虜自爲利數而生之必不能還況江南半壁之天下財匱

宇歴能制兀朮之死命乎祇以國斃耳甚則以高宗爲二帝續也子輿氏策滕止有遷與守之二途不聞主戰而勾踐違范蠡之諫伐吳竟致會稽之棲柰何妄議用兵金人與我南北協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釁自汝開汝爲戎首夫夷與夏人世分別之名非上帝意也天與天廢誰能爲之而汝欲以人力回天功妄自附于恢復愚矣哉侂胄曰和議是矣天下寃岳飛之死

于汝安乎檜曰噫凡有識者皆闇于斯爾亦拾餘唾耶當時不殺岳飛則和議不成漢景帝聞袁盎言而誅鼂錯云吾不惜一人以謝天下吾誣飛一人而罷兵息民脫百萬生靈于鋒鏑保其首領功大而過小鬼神必陰諒之矣莫須有獄詞也庸人難以譬曉不得不羅織其罪飛實何罪之有信陵君竊符救趙不得不椎殺晉鄙鄙何罪哉古豪傑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類如此

侂胄曰爾以巧免予以拙敗然形骸共盡病死刃死死等耳身爲太師殁而遺臭予與爾何殊哉檜曰噫佳兵不祥老之所戒違此者必凶天道好生亦好還凡攻城畧地之勲光垂史册空名也骨暴于原鬼號于野孤兒寡婦之哭聲遍于途巷實禍也是以造物忌之吾寧察一已之名節必不犯造物之所忌吾子孫當興盛榮顯無涯已得請于上帝矣汝不吾及也侂胄默不

能答○

黃聖孩先生評○古云畏文人之筆端援古證今使果出檜賊之口當益銳其觜距而有辭於天下後世矣

卓去病先生評○此是戲論而詞旨自是中倫晉鄙守官而死後人何以不爲伸冤伲胄之主戰與張德遠何異三敗之辱亦不減伲胄何以在伲胄則爲誤國在德遠則爲復仇豈人貴自

立伲胄奸邪萬萬非德遠可比耶然論事者亦

祇當就其事已矣

做不得三字說

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于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著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後舉進士爲同州推官已而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舘遷知制誥已而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已

而同知樞密院事已而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知開封府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又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還拜并代經略使知并州事尋以足疾創潰血出假寐僧舍而薨享壽四十四贈戶部尚書由斯以觀若水蓋未嘗急流勇退也老僧所謂急流勇退者蓋勲名進盛時倏焉長謝如潮落雪消在剎那間而非人世上功成名遂身退之退也不然若水

自通籍以來至于捐館一路功名到底何嘗拂衣泉石納履煙霞而老僧顧以勇退許哉惟功名心太熱纏縛于簪纓圭組而不能自割此陳希夷所以意未決而老僧所以云做不得也

世俗好傳人死

昔蘇子瞻自傷之詞有云人皆相傳爲旣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讀至此令人慘然春秋時訛傳太宰嚭死仲尼獨卜其生以天未亡吳故豈子所謂惡之欲其死耶在宰嚭宜爾不宜嫉子瞻如是極也予乙巳之長安與家弟言別儻有淚傳吾死者幸弗信巳而親朋嘖嘖詫吾諸弟喪兄而冠服不素道路以目噫嘻可畏哉羽積沉

冉灰聚折軸惟口與戎非虛語也予辛丑遭帷薄之變壬寅遭閭墻之變辛亥遭逆奴謀弒之禍于中途命幾殞者屢矣浮議蜂起言人人殊故曰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苟不佞平時整穀飭修則流言飛語必有泣血以洎明者已實致訕于人乎何尤孔稱不怨不尤孟稱不愧不怍予合而言之惟不愧天所以能不怨天惟不怍人所以能不尤人也予不能無愧怍亦不敢

有怨尤又不敢引孔顏牛惠之事爲解因自忖種種冤報皆前生宿業所招姑枚舉一二以醒世郎如波斯匿王殺其甥三十二人以頭其盛一函封閉送與其妹毘舍離蓋因其國輔相之子遇最幼之甥乘象過橋捉擲墮塹輔相懷毒陰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爲刀着馬鞭中贈此三十二人人各悅之出入懸帶見王輔相向王說諸兒年盛力壯一以當千今各藏利

刃于鞭諆欲殺王王索看艮驗悉誅殺之阿難問佛此何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共盜殺一牛有此果報唐元和中汴州招提院僧遇雷而爲鬼屍所逐墮井而井中先有死人縣尹察其無他雪之至漢南界檜樹下逢一老父具告所以父曰吾善易爲汝著之著畢曰子前生兩妻汝皆辜焉走尸逐汝者長室也井中死人側室也縣尹釋放汝者汝前生父也言畢

化去開元中唐紹李邈之事尤奇果報之說確
有可據但不知予前生作何等樣業而今生坎
壈如是惡予而欲其死者又不知此何因緣還
當向三寶懺悔爾

于忠肅公改謚由因

公爲諸生時好祈夢歿爲明神廟食西湖之濱祈夢者輙予異兆先是公謚肅愍于謚法未合愚按憲章錄御製有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獨憐其忠則忠之一字出自宸斷非臣子所聽參也而議者何以鈌焉本兵王雲渠于都中得夢夢于公訪之有詩相正覺來但記一聯空山清淚憑誰訴萬里忠魂獨自歸適蕭兌嵎公祖撫

浙題請改謚肅愍曰忠肅王異其夢而謚始定可見公之精英騎往來于白雲紅日間至于今猶凜凜有生氣焉章句小儒毋拾他人唾餘而輕為論列可也

徐楚白先生評〇公改謚忠肅武穆亦宜改謚忠武

麗公造福大畧

予嘗謂太上能令人忘最下亦能令人忘惟不忘者稱其麗公哉吾杭當省會之衝往時素封苦于大役自部院至守令各官俱以富民值日一切交際餽饗嗜玩悉取辦焉其民破家拆產以供不時之需未幾月日而室如懸罄里遞復議一富室充之名曰耳房庫子　世宗末年倭警孔棘胡梅林公祖以尚書總制東南駐蘇于

杭保障之功以威福之過而稍掩闕以難致之
物進供于片時禍且叵測而胡公雄才大畧不
知民間之疾苦知是以故耳房庫子或一日二
日而破家者有之又有斗級之守支館夫之供
應舖行之買辦皆積蠹相沿牢不可破麗新菴
公祖按浙痛加釐革條其事于朝改爲一條鞭
計畝增稅以均其役不專累富戶而貧民亦不
任受瘠艮法甫定蘇斯民于湯火之餘公蓋有

大造于浙哉一條鞭自公始而海內彷而行之
其有德于海內之生靈甚厚里遞父老時時爲
予述龎公遺愛津津乎其言之眞所謂福星也
已當其時墨吏遇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至于
今百姓思之若赤子之號慈母焉有斐君子終
不可諼兮公之謂矣公諱尚鵬嘉靖癸丑科進
士南海人官至左都御史予欲合張峿崍龎新
菴兩公祖尸祝湖山間而以後來諸名宦附之

又以吾浙劉誠意于忠肅王文成三大功臣主之則張麗不啻二曜諸名宦比于列宿自相輝映三大功臣鼎足而峙爲國羽儀四方士大夫宦于浙者與鄉先生歲時燕衎于此各動其仰止先程之心不大快乎然祠宇非極壯麗不足以昭榮觀計其費約萬金亦人情所樂捐者稍不足將其他陋小生祠變易之足矣茲蓋有志而未逮還以俟桑梓之達尊與當路之圖不朽

者

長卿再弋○杭俗逐末爲生市井細民無終日之糧富室無終月之糧卒有緩急雖墨翟不能守也寺人孫隆曾抱杞憂欲通市河于省城內使米船自相羅糶而吾杭有謙厚大臣于巳未便他辭泥之嗟乎安得當塗之人倜儻而排衆議挺然擔當者乎即李鄴侯之開井蘇學士之濬湖何以加茲功在社稷又不啻麗公之造福

斯氏已也

張公定變大畧

今上御極之十年爲壬午春夏之閒兵民兩變先是大中丞吳公善言撫浙以減餉故戎行脫巾而譁鼓譟而進挾吳公至營中挫辱非常一時監司藩臬相顧錯愕越狃調停十餘日稍解兵變未幾而民變繼之口實于踐更之役嚚然蜂起吾杭自吳越王錢氏歷宋元至今其民久已不知兵革其俗奢而偪上市販之夫呼鄉紳

則叱其名稱當道官長不老且翁則從而號之賤凌貴小軋大將將有思亂之言蓋俗之最不美者一旦見撫臣之受窘于李伍也以爲吾亦可以如此矣其將首難者丁士卿奮臂一呼而闔城如狂鳴金揭竿聚萬衆無賴之惡少晝夜橫行焚刼富貴之家以利其所有城中火光燭天喊聲撼地故事市廛之珉每歲戶出錢若干名曰間架有司將間架錢顧役以警晨昏名曰

火夫頂者既歛其財又役其力晝疲負擔宵苦
踐更雖當事者失于調停而因之以爲亂則承
平日久效尤于兵變而勃發其無忌憚之心也
廷議以張岷峡公祖令滑時有應卒之才推轂
授鉞蓋責之戡定戎行初不知民訌又如此也
公期以仲夏三日入境中途聞變兼程戴星而
來月朔入境即下令安反側與三軍之士約以
功贖罪三軍驩聲雷動前歌後舞縛亂民于轅

門斬之杭民最刁亦最懦聞兵來皆匿跡自竄其所縛而斬者醒醉相半醒者以觀望被擒醉者曩時焚刼富貴之家恣意酣飲者也而漏網固已多矣是日斬首級百餘次日止殺恐傷天地陽和但爨之于杖下自月朔入境凡三日而兵民安堵如故公之經濟可知方公之中途聞變也庸人或逗留不進矣此時營中反側未安設有草莽大俠爲流言以懼之兵民協心則事

有不可知者。公出其不意定變于頃刻之間此何如識力哉無何以他事誅戎首四人復下令貰脅從者三軍股栗朝野咸服其才迄今吾武林士安于黌農安于畝商賈安于肆而縉紳逸民安于山林父母妻子得保首領復享太平者誰寔貽之非岵峠也耶此不必生祠于郡縣名宦于宮墻而口碑劄記自足垂無疆矣公令滑時大盜數十人詐稱校尉入見露刃迫之欲得

府庫財物。公曰。動府庫財物。吾與若皆不免矣。當與富民貸之。盜然其計。公卽刻書邑中富民姓名某某以示。丞其數倍。盜必須富民整衣冠齋財物至。以長几案格盜。盜見財洞心駴目。亦復不備。公因得脫走。向所書富民姓名。蓋邑中健步快卒也。所齋財物。卽那移府庫者也。其數倍盜。則以兩擒一。不勞餘力。而羣兇已駢首于堦下矣。夫官雖異途。儘有材智埒科目者。輿臺

之賤亦時供牛溲馬渤之需儻非平時明察于度內緩急間不束手受制乎即不然服中無珠慢認而慢使之殆矣公真人傑也哉公諱佳胤字肖甫嘉靖庚戌科進士銅梁人篤于故舊能詩古文辭爲騷壇第一流人物予兒時所傳聞于父老考如此述之以俟後之作者使有所考

長卿再弋○張公定民變在呼吸間而正脫巾之罪遲至一載後議者訾其需且先授彼官級

而徐以他事誅之議者皆其譎予曰豈得已哉
以功贖罪權也有功者賞信也既賞而復誅但
績浜魁不記錄前事安反側也公之苦心極矣
若無民變應不如此區處蓋凡當事者極難耳

緒言雜錄　共六四十八條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這就是道心惟微違禽獸不遠這就是人心惟危

世人伏枕後千思萬想無所不至及到日間一毫也做不得則是夜之昏濁反不如晝之淸明也子輿何以云云子輿所論者氣也子所論者心也人形體竪心亦竪禽獸形體橫心亦橫壓眠時人心與禽獸無二以故禪門玄門只教人

靜坐靈羊掛角乎樹而眠寇來隨覺其心豎故警醒也豎頭須所謂沐則心覆亦此意

鯀自用而不師禹智以行水是人莫知其子之善也宋人揠苗助長是莫知其苗之稿也

人以禪受為唐虞獨刱而遡之上古遂人葛天無懷皆非世及者也人以征誅為湯武獨刱而阪泉涿鹿之戰黃帝先已行之則三皇以降大抵皆因也非創也

伊尹一介不妄取與頗近狷五就湯桀頗近狂近狷近狂豈非中行而孟氏以任之一字概之夫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栖栖皇皇老而後已孔子何嘗不自任耶

人必境地相及而後相知故子皮能薦子產史魚能薦伯玉而子產伯玉必不能薦孔子

宰我欲短喪非無父乎然仲尼不以此貶聖安得據禽滑釐之學墨者而罪墨哉

漢文宣室之對夜半前席賈生則亦有鬼神之溺與漢武無異乃新垣平竟受赤族之殃罪與文成五利等而罰過之非文帝之憯于武帝也慚其見誑而怒不可回也

吳公薦賈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絳灌短誼洛陽年少初學欲擅權紛亂諸事夫總一年少而或借爲褒美之詞或挾爲中傷之語若進此說于孝昭之前必不聽矣孝昭十四能辨上

宫禁之詐年方幼冲絳灌必不敢以此說進

闕里之人呼孔子曰東家丘特習其面貌故藐

之耳假令漢武帝知相如之爲今人也雖奇其

才未必鄭重之而尚書給札矣蘇子瞻與相如

俱蜀人卽漢宋殊時不能無入宫之妬其深詆

之以此

扶蘇自殺在始皇晏駕後戾太子據之死當武

皇帝之身當時廷臣無一人雪壺關之涕者大

鴻臚田千秋獨鳴其冤一言取相愧者忌之而因短之然此乃武帝作用之妙即褫廷臣而撻諸市不辱于此矣

李德裕謂漢文帝誅薄昭能斷矣而于義未安又引周宣王封申伯秦康公送晉文詩證之予謂此二事與薄昭不類申伯出封于謝未嘗留相王室晉文返國而至渭陽亦未嘗臣事秦也況又無過惡可摘其待元舅之情安得不篤薄

昭以人臣擅殺使者此而隱忍漢外戚之橫不待王氏始發而追論者且咎漢文之作俑矣其不相竇廣國亦此意也

史遷傳酷吏而首郅都唐權德輿寃之歷數其直方之概于剛德有合而惧被酷名深致痛焉然則遷何以竟黜之耶予嘗按之傳竒無問名筆與否試官皆粉墨塗類極其誹侮乃舉子不遇者憾主司之無目而借優舌以寄其怒駡者

也遷曾膺三木屈體受辱痛恨于獄吏之舞文矣其于郢都亦猶是意爾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史官亦然史官定衮鉞于片言而附會失實欲逃陰譴得乎作史者不有人過即羅天刑韓昌黎之言豈誣也哉司馬氏班氏皆世史也故皆不免于患

張說慼昌宗之囑耻受激于宋璟慮已不得專美祈吳兢削去縣以美官之事改去汙青史欺

鬼神之歎語夫始之薫灼權貴者何心而終之
顧畏清議乞憐于直筆者又何心也漸轉而漸
正環之力也嗟乎欲掩宋璟之激而并不掩其
祈吳競之情可哀也哉
紂之妲巳不與崇侯飛廉共夫差之西施不與
伯嚭共而玄宗杕第之愛偏以分人殊不可曉
彼自以爲泰之由余漢之金日磾莫及也而詎
涅于太眞使祿山出入臥内褻溷惟簿從古妖

孽災異即蛇鬬石言不驗于此
郭子儀犯法并州李太白奇之解官以贖夫嘉
仲父者歸功叔牙誦淮陰者追美蕭相乃千載
而下知有汾陽而太白憐才之熱腸何杳無傳
也豈非以詩句掩歟
從古弑兄而自立天未有不反中其身者曾桓
公弑隱而公子彭生之禍立見胡亥弑扶蘇而
閻樂之戈起于望夷楊廣弑勇而頭顱竟壞于

宇文化及之手燭影斧聲何獨漏于太宗而享國長久爰及苗裔豈倖也哉三代而後篡弑者直書篡弑凡史皆然不必董狐之筆也宋史臣何愛于光義而微其詞以爲之諱耶

王允失之太密五王失之太疎蓋李傕郭汜脇從之姦武三思渠魁之惡脇從而窮治令反側不安允實自貽伊戚渠魁而寬假忽爲几上肉薛季昶已知其無死所矣

孔明讀書獨觀大旨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說者曰經濟之學以致用也與章句不同涉獵之家以博趣也與討論不同如此則孔明爲不知趣之人而淵明爲無用之物矣孔明臥草廬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其經世之念頗淡安知非涉獵乎淵明宰彭澤將民人社稷交責于躬其遺世之念未堅安知非經濟乎

凡夫出家非因進取不遂即因寃親不睦故到

底不能成成佛作祖秀才讀書只爲富貴不爲功名故到底沒有經濟雖然至于今日不但無功名之士并志于富貴者亦鮮矣

爲兒孫作馬牛已痴矣有年髦之嗣者終日營營爲所不知何人作馬牛殊可矜也

江南之橘江北化而爲枳地氣不同故也然猶相去遼遠即如一頃之田此收石餘彼收數斗何說耶惟人亦然得父質者十之一二得母質

者十之八九試就形骸長短按之子無不肖毋者況精神營魄哉

詩自大曆而上支自西京而上此騷壇醆語也以今人而襲古吻猶如三家村漢子學說官話可發一笑

五倫中但有朋友而無親戚今人加親戚于朋友之上已失倫矣甚至以朋友而結爲兄弟此皆自丁無士氣者之所爲也

蒙師但可用之課誦令人往往便其易與而行文特亦不復更予臭世俗纖嗇者臭醬在甕不忍抛棄且將新瓜先伴一番後以美醬伴之而不知最初鮮甘之味已爲臭醬所奪今之蒙童皆臭醬伴訖者也

今人方從師時遂頗厚而刻稿既刻稿後因而遂不從師災及梨棗稚弱未堅之材不幸夭于剞劂以故吾武林之木多不壽

人盡好名而不知所以修名盡好利而不知所以規利何也惟其在名利上求也

聞之先達云士大夫雖極好免不得有一篇極不好文字送歸林下盡彈章也雖極不好免不得有一篇極好文字送歸泉下盡墓誌也予觀近世誌銘往往倩人代筆請一官銜其中句字艱澁難讀細按之不勝駡詈刻成遍送親友其子業儒列學校者寘然不覺所以能奇

天下有四種人最癡老者少者婦人寺人其言語舉動任情率意皆因陰氣用事而元陽不足故顛迷而不自覺耳

天下有三種人最貪和尚道士閹宦非無後者而較之常人反貪也貪乃無後之相

天下有三種人最嗔殘疾人遇全體人疑其笑已鄉村椎魯人遇城市繁華人疑其誑已家世寒微人遇氏族赫奕人疑其輕已

子孫不自努力貧賤潦倒猶覥然以門第自雄祖父有知當頓足九泉之下

極有廉耻父母偏生出極沒廉耻兒子趨勢附利無因至前穿窬之心靡所不至虧體辱親不孝莫大有等開口便要笑人者生出子弟還為人笑此佛家所謂花報也

醉者自言我醒醒者自言我醉富者諱富以貧設之則解顧貧者諱貧以貧刺之則切齒恚者

必自居于靈說他蠢不曾殺父之仇彼者亦復
如是人之眞情斷斷欲匿者也
幫閑走空之客銅臭之夫奔走權津要路一旦
貶黜未免贐餞遠送慰安依戀一旦捐館未免
吊喪祭奠哭泣哀號此勢利中之道義也主司
閱卷看得這秀才文章佳甚以科第期之待遇
頗厚不過望他將來顯榮今日預先收爲桃李
累科不中心抱孤疑因而疎薄此道義中之勢

利也

禱病許香願是陳皮湯遇考索薦書特遣東家

祗有小試儒童好卷頗少若無人情不能成案

故向來相沿開此一倖竇耳

世風惡薄官同則年同然一榜中定有幾个異

人急須着眼不可交臂而失今人待會試座師

比鄉試座師稍濃不過勢利之念謂其官尊耳

其實知己之恩一也據予見宗師進學選貢者

其恩亦等

下第時但可對朋友坐即朋友高飛遠舉者對之亦不妨蓋彼亦曾下第故也但不可見親戚宗族妻子奴婢何也以腹悱故彼愈慰藉則我愈無顏矣

乞兒白晝登門捨一錢猶有吝色暴客昏夜入刼雖棄去千金而不顧何者有畏有不畏也令之有求于平原君者動輙低頭折腰異其憐我

無有是處

清客謟士夫訏其近日客頗精彩因而縱色爲害不淺先生訣學生許其異日元魁名世因而滿盈作業最大

蘭亭脩禊羣英咸集計四十二人而詩不成者一十六人各罰酒三觥古人愼重不輕下筆若此今人即席賦詩矢口和韻便令七歩高才不得專美嗟夫

居官清者御下必刻事上必傲恕而謙斯完德哉居官壆者御下必恕事上必謙刻而傲是絕物也

巳酉順天塲申明禁約文章內不許用空定慧三字似涉禪語予惴惴于功令彷鄭五歇後體以自箴○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儘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虗當年孔子犯了鄙夫問于我如○少之特血氣未此下一字只合耋君

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言債事一人國孤背○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渾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知當年孟子犯了德術知

人情聽言以先入者為主至于建議不自我發而他人先發之恥而且忌縱奇舉美業百計沮撓此二病雖賢者不免

人最不肯服善以故是非不公假令鄉先生與

孝廉畧足不入公門在彼特自守之常不足矜
也而流俗必訕之門生僻門外名目渠無鄙札
之才加一極乎妥帖語則曰渠家溫飽無藉于此
而不知秉性之貞蹈全不係家生之饒乏也
處叔季之世機械相角斷難如意惟有誠信可
行誠信即遊世之術也然愨人守之又坐困矣
還須大聰明人得力于此
不必身爲善也人有善而我抽揚之這便是善

薩心不必身爲惡也人無惡而我誣罔之這就是蛇蝎口令在下位者但有毀而無譽居上位者但有彈章劾人而並無特疏薦人則聖人所謂樂道人善惡稱人惡者永不可刪千世矣

沈氏弋說跋

夫言以足志而欲垂不朽視德與功則彌難何也德功有途轍可踵而言莫醜于襲故舜之于堯武之于湯尚文之于阿衡皆襲也而文中子襲孔子則不成

其爲書矣吾武林自　昭代二百餘年立言者寥寥無人非無人也此陲彼拾他衲我補未見有特翔之奇可以駕軼先民成一家言者徒災木巳耳洗子幼孚半生精力畢耗於舉子業而

非其志也間以其餘緒遊戲古
文辭題之曰弋說弋說義取彈
射其名似搠而核其實巳先獲
于古人屈氏以騷弋左氏以傳
弋司馬氏以史弋班氏以書弋
賈氏董氏以策弋淮南氏以解

弋而幼宰以詭弋弋等耳代降而朱議論頗且厭大率以陋劣之腸好持中庸之論甚則刻急以求而幼宰大暢其所欲言如開山之斧闢鴻濛未闢之境界揩以示人令覩者翻然一新而

巽入之妙曾不啻針芥乳水之合未嘗鑿空憑臆以驚怖愚侗非胸中有識筆際有膽何能若斯嗟乎經世之士當有道則言危為逸民則言放幼宰値可危之時處得放之地而危以遜濟

放以倫攄故難及也讀弋說者
因言以想見其人因人以還索
其立言之志則迷者豁拘者開
傾者迫靡者振凡庸者超朗雖
身未用世哉而行其言有補于
今傳其言有裨于後以方于近

世撡觚家所謂中原調館閣體者且何如耶幼宰才品直上而任誕忽俗有晉人風一切世法之輩疾之如仇故其聲不諧于吳越弋說出而後之君子必有論世而悵不同時者惜今人不

及見耳昔虔目休與孟襄陽生同時居同邑而埒其詩于蕭懿王融之倫津津乎譽不置口劉歆非不愛敬楊雄而有空自苦之諷人情賤近貴遠習氣使然矣豈盡出于忌哉予懼來佛頭

之誚贅言簡末附驥以馳若幼
孚則非譽聽之而況有海內諸
大方之月旦在又何藉不佞作
曹丘生爲

同邑友弟徐如珩跋時

皇明萬曆乙卯歲六月朔也